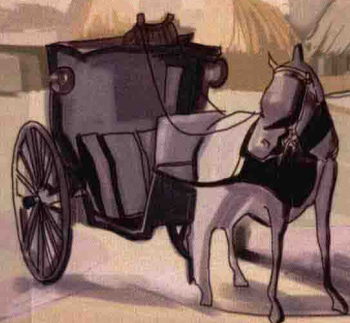


娜塔莉雅

最后一个俄罗斯女人



徐智勇 著

作家出版社

娜塔莉雅

最后一个俄罗斯女人



徐智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娜塔莉雅 / 徐智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063-8405-6

I. ①娜…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6813 号

娜塔莉雅

作 者: 徐智勇

责任编辑: 徐 乐

装帧设计: 匀 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901 千

印 张: 45.7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05-6

定 价: 6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十四岁的玛丽娅怀上了尤拉的孩子	1
第二章	尤拉去当兵	11
第三章	难眠之夜	18
第四章	中国抗日义勇军	24
第五章	大饥荒	31
第六章	女人的肚子就是用来怀孩子的	39
第七章	故国难回	45
第八章	来自莫斯科的漂亮女人	52
第九章	不要让孩子耽误了你的幸福	61
第十章	河水总不平静	65
第十一章	别了，安德柳莎	74
第十二章	男人不在家的日子	79
第十三章	爱情，总那么短暂	82
第十四章	夜过边境	86
第十五章	边城	97
第十六章	阿尔谢尼庄园	105
第十七章	面包女郎	115
第十八章	马车夫魏继春	121
第十九章	咫尺天涯	128
第二十章	贵族谢苗	138
第二十一章	幸福的泪水是甜的	147
第二十二章	贞节牌坊	157
第二十三章	魏家兄弟	164

第二十四章	不是我不爱你	173
第二十五章	那一场大火	183
第二十六章	在军营的日子里	191
第二十七章	大烟和女人	197
第二十八章	达斡尔女人跑了	205
第二十九章	此情绵绵	212
第三十章	包藏祸心	222
第三十一章	河边青青草悠悠天地心	227
第三十二章	刘常安一家人	237
第三十三章	人生何处芳草地	247
第三十四章	俄罗斯女人们	253
第三十五章	玛丽娅	256
第三十六章	爱总难忘	261
第三十七章	痛失亲人	271
第三十八章	人心难测	277
第三十九章	高高的断崖	281
第四十章	走上战场	290
第四十一章	洗礼	299
第四十二章	阵亡	308
第四十三章	这个春天有点冷	314
第四十四章	再分离	323
第四十五章	偶遇谢尔盖	327
第四十六章	主啊，请宽恕我	334
第四十七章	再找个男人	344
第四十八章	受伤害的总是女人	351
第四十九章	身不由己	361
第五十章	唐绍钧出狱	365
第五十一章	两难人生	369
第五十二章	谁来拯救我	377
第五十三章	受命剿匪	384
第五十四章	一夫二妻	387
第五十五章	不幸是谁造成的	391
第五十六章	刘常安相中宋灵巧	395
第五十七章	等待审判	400

第五十八章	老孙头儿和魏继宗都相中宋韩氏	403
第五十九章	生活会好起来的	412
第六十章	弄巧成拙	419
第六十一章	幸福能再来	422
第六十二章	真真假假	427
第六十三章	生活如果能够永远	431
第六十四章	捉奸不成	440
第六十五章	志同道合	445
第六十六章	难相聚再别离	456
第六十七章	李欣来了	464
第六十八章	宋灵巧嫁孙孝	471
第六十九章	俄罗斯族人民代表	478
第七十章	雷明与谢尔盖	483
第七十一章	婚姻危机	490
第七十二章	新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494
第七十三章	在那边境的小河边	500
第七十四章	魏继宗之死	507
第七十五章	安东诺夫的遭遇	516
第七十六章	最后一个团圆年	523
第七十七章	母亲和她的儿女们	530
第七十八章	边境那边	539
第七十九章	女儿女儿	542
第八十章	儿子儿子	550
第八十一章	雷明的老婆	557
第八十二章	雪落塔尔巴哈台山	565
第八十三章	茫茫戈壁	572
第八十四章	再婚	580
第八十五章	一把保护伞	590
第八十六章	刘萍玉离婚	597
第八十七章	铁水汹涌	602
第八十八章	英雄年代	608
第八十九章	动荡年月	617
第九十章	女人，只能用身体保护自己	624
第九十一章	母女情真	633

第九十二章	群山悲鸣	641
第九十三章	那场暴风雪	648
第九十四章	复仇	655
第九十五章	姐弟情仇	666
第九十六章	仇恨，让女人变得丑陋	674
第九十七章	血溅大教场	678
第九十八章	静静的喀喇墩	684
第九十九章	母亲的心	691
第一〇〇章	该来的总会到来	701
第一〇一章	归途何处	711
愿苦难不再（后记）		715

第一章 十四岁的玛丽娅怀上了尤拉的孩子

造物主给了女人爱和身体。男人，对爱，不好说，可没有不喜欢女人身体的。男人用权力和金钱，支配女人的身体；女人用身体，征服男人。

娜塔莉雅头一回尝到性滋味，那年十三岁。

那个早晨，天空冻得清透，太阳一出来就冻红了。后来，在中国，她知道了，那是三九天。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死狗呢。汉语总把感觉的东西，变得形象。她觉着真有意思。

小镇的街道上，还没有行人，也没有爬犁驶过的辙印。积雪要没过毡筒，踩下去，拔出来，都困难。七年级学生娜塔莉雅·亚历山德拉·尼柯拉耶芙娜，在这清冷的早晨，踏雪去冰封的艾古斯河里挑水，好像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娜塔莎！”

这是娜塔莉雅的小称。俄罗斯人的名字有好多叫法，还有爱称、昵称、尊称呀啥的。

在丁字路口儿，艾古斯河拐弯处，“中国人别佳”的商店前，丹妮娅正把铁条窗闩，从木孔里抽出来。俄罗斯女人，年轻时，怎么都好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好看了。很厚实的灰羊绒披肩，把上半拉身子连头带脸裹了个严实，只留下深窝里的蓝眼睛和干瘪的红鼻子，像只怕冷的老母猴子。

任何声音，在这冰冷的早晨都很脆亮，掉到地上就能碎掉。可娜塔莉雅装没有听见。

“娜塔希卡，哎呀呀呀，我的小公主！”

娜塔希卡就是爱称。

娜塔莉雅的父亲亚历山大·叶甫根尼·尼柯拉耶维奇，是镇苏维埃主席。“小公主”，小镇上的人，就这么称呼她。她优越，也很骄傲。

“怎么你去担水呀？你的哥哥瓦西里呢？他都到了当兵的年龄啦，难道要窝在暖和的屋子里，帮助你妈妈烤面包和饼干，准备过圣诞节吗？”

“丹妮娅大婶儿！”娜塔莉雅终于忍不住。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东正教的圣

诞节，是公历的一月七日。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不需要宗教。

“过圣诞节？您在说什么呀！”

“哦，真对不起。瞧我这张嘴，这么冷的天，也冻不住呢！”冻怕了的老母猴子，又被娜塔莉雅的话吓怕了，“我是说——对啦，河岸的斜坡上，我撒的是羊板粪灰，不是炉砬。不着脚，很滑的，瞧瞧你这小身子骨，可要小心呢。”

娜塔莉雅厌恶这个女人，一是因为父亲的教育：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哪块冰和冻土的下面，一棵老榆树或者沙枣树的后面，都隐藏着和苏维埃政权敌对的人。这小镇上，就有她的丈夫，那个开商店的中国人！

另一个原因是，此时，她最不愿意见到玛丽娅啦！

不愿见到，却就见到了她！

同班同学，汉俄混血的玛丽娅，是小镇公认的美女，老师也这么说。安德烈耶芙娜老师讲课说到一个美女，就说“长得应该是我们的玛莎（玛丽娅的小称）那样吧，大家说呢？”

娜塔莉雅却看不出，“我们的玛莎”哪儿长得漂亮。更想不通，为什么河东岸的让好多女生都心动的尤拉，就偏偏能和她好！这个该死的混血，也因此很骄傲。常把尤拉挂在嘴上炫耀，就好像脸上的雀斑。

玛丽娅从院门出来。混血的眼睛是灰褐色的，头发也黑不黑，黄不黄，难看死啦。她说：“妈妈，水桶呢？我要去担水！”

“玛漱特卡（玛丽娅的爱称），你怎么不披头巾就出来啦，赶紧进去！天这么冷，要着凉的。”丹妮娅说。

“不！我就要去！”

别佳双手揣在老羊皮袄袖筒里，出现在商店门前。这个中国人的中国名字叫刘常安，当年从山东闯关东闯过了头儿，过乌苏里江到了俄国——就是后来的苏联，现在又是俄罗斯了。他取了俄名别德洛维奇。别佳是小称。在小镇上，人们称呼一些特殊的人，都要加上特殊的称谓。比方“鞑靼人阿托克”“图瓦人别梭”“铁匠阿卡莫夫”等等。

所以，他就被叫“中国人别佳”，他的商店，也就叫“中国人别佳商店”。

“中国人别佳”有着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小身板、小脑袋、小眼睛，还有塌鼻梁。他的小黑眼珠骨碌骨碌的，很精于计算；小脑袋里，永远让人猜不透藏着什么。他头上戴着狐皮帽子，不知道帽子大，还是他身个儿小，看上去整个儿人更快没了。

“你这个傻瓜！河面上早封冻啦。”

“那她为什么可以去担水！”

“啊哈，她是小公主呀！也许冰面哗啦，会为她打开一个大口子，河水汩汩地就会冒出来！哗啦，汩汩，哈哈！”

玛丽娅噘起了嘴。尽管这个可恶的中国人，说话那么难听，娜塔莉雅却还是

开心。

娜塔莉雅继续往前走，丹妮娅追了上来。神色庄重：“主领洗节就要到啦。你妈妈没跟你说吗？主耶稣受洗的日子。”

又是反动宗教！娜塔莉雅心里冒火，真想用扁担，把这个邪恶的女人，打倒在雪窝里，打滚，哭喊。就像爸爸常说的，让敌人在伟大的苏维埃面前哀号！但她是“小公主”，不能这么做。就快步地离开了。

丹妮娅在胸前画着十字，很悲哀：“圣母玛利亚！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主了吗？”

娜塔莉雅心里好笑：干吗需要主呢？我爸爸就是这个小镇的主！

娜塔莉雅走下艾古斯河边高高的陡崖，情景正像丹妮娅所说的，虽然，斜道上撒了一层羊粪灰，却不着脚。她是看对岸时摔倒的，如果不看，小心地往下走，就不会摔倒了。

她不能不看。她怎么能不看呢！

河床宽阔，两边的陡崖之间足有半俄里（1俄里为1.0668公里）。在没有冰雪的日子里，艾古斯河水，就静静地流淌，像一个曼妙的少女，躺在宽大的床上，随意舒展着修长的身子。现在是冰封的季节，情形也不像那个中国人说的。水流湍急的地方，冰冻是封不严实的。白雾状的水汽，从冰隙间袅袅升腾，迷迷蒙蒙，像少女的爱情。

河对岸，褐色的陡岸上，铺在斜道上的雪，纯洁无瑕。尤拉还没有来饮马。这就好。

少女的心里更添了兴奋，一兴奋脚下就乱了，摔倒了，身子就顺着斜坡向下滑，滑到了河床底，掉进了冰窟窿里！

她先是毡筒，接着整个下半身子，沉浸在冰水中。河水还阴险地把她向下拽，向远处拖。水桶和扁担甩出了老远，她的上半身在冰面上挣扎，除了白雾，双手什么都抓不住！

她大叫：“尤拉！尤拉！”

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但是，少女当时就这样叫的。

于是，河的对岸，崖壁的高处，传来了踢踢踏踏的声音。还有锐利的呼哨声。接着马群出现了，再接着，是骑在纯种白色顿河马上的尤拉！

他背着太阳，他在太阳的光环里，太阳衬托着他，他矫健，他英俊，他像俄罗斯古代的骑士、英雄，像伊戈尔（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像让所有俄罗斯姑娘都心碎、流泪的男人，像一切属于男人中最美好的人物，恰如其分地出现了！

尤拉挥动马鞭，冲出了太阳的光辉，从斜岸上飞下来。白色的顿河马一道闪电，一阵飓风，冲过了覆盖了雪和结了冰的河面。尤拉从马背上伸下手来，她就伸过了手去；尤拉轻轻一用力，她的身子就飘飞起来。她飘落在了马背上，她被尤拉搂在怀里，然后，耳边是呼呼的声音。天空那么高远，雪原那么辽阔，顿河马平稳

得就像阿拉伯飞毯，真是美好极了！

当飞毯慢下来时，她看到了冬日里脱光了叶子，被白雪和蓝天映衬得面目狰狞的老榆树，和树丛中的那栋老旧的木屋，听到了尤拉的爷爷老马克西姆拉着巴扬琴，唱出的哥萨克古歌——

“顿河静静地流淌，流进了深夜；黎明，姑娘芬香的怀抱。啊，我的库班草原，和原野上花一样的姑娘……”

巴扬琴旧了，破了，漏风。老哥萨克老了，嗓子也漏风，像老水磨。

老哥萨克坐在木屋前的空马鞍上，晒着冬天的太阳。那目光，是一种狼和所有猛兽到了老年都共同具有的，混浊、漠然，也不失凶残。

娜塔莉雅被尤拉抱下马，抱进屋子。

就在这个冬日的早晨，伴着老哥萨克如蜡烛残剩火苗的歌声，十三岁的少女娜塔莉雅，先是被尤拉脱去了毡筒，然后像剥嫩玉米样，一层一层地剥净了湿衣裤，再将她光赤的小身子，托举起来，安放在了面包炉的平台上。

娜塔莉雅身子剧烈抖瑟。这时候就不是因为冷，面包炉的平台上很暖和，羊毛被褥柔软，上面有尤拉很好闻的体味。她心跳得厉害，是期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屋子里突然放亮了，她感到刺目眩晕，是尤拉也剥光了自己。他的皮肤很白，骨骼很健壮，从她的角度能看到他的胸脯，肌肉坚实，胸毛浓密，就像肥沃的东哈萨克草原上茂盛的植物。她没敢，也没好意思再往下看。

尤拉爬上面包炉时，娜塔莉雅第一个想到的是玛丽娅！

她就经常在同学们面前炫耀，和尤拉，在他的木屋子里，在河滩的草地上，在河东岸广阔的原野上，光赤了身体，如何如何。真让女同学个个嫉妒得要死！

啊哈！玛丽娅！你这个该死的混血儿！

啊哈！玛丽娅！你还能在你面前骄傲得起来吗！

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马克西姆的歌声也停歇了，娜塔莉雅懒懒地躺着，她满脑子想的还是玛丽娅。她想，这件事儿，怎样去对她说。还想，她知道后，会生气而发疯，摔课本和文具，把课桌敲打得砰砰乱响，甚至从教室里跑出去，在操场上大哭大叫，在雪地里打滚。

啊哈！啊哈！娜塔莉雅好开心。

七年级寒假的这一天，少女娜塔莉雅有意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窗外的雪原和狰狞的老榆树，都融进了暮色里。尤拉骑着顿河马，把她送回了艾古斯河西岸。

“今天一整天，你去哪儿了？！”

父亲亚历山大进屋，带一股寒气。更寒冷的，是他的目光。

在严厉的老布尔什维克面前，她不敢说谎：“我，我去担水，然后……”

然后，这一整天，少女把担水的事儿，完全忘了。其实，她压根儿就不是去担水，就是要见到尤拉！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超过了她的期盼和预想。不过，很好，

真的很美好！

“然后，你就去了那个混账哥萨克的家里！”

镇苏维埃主席亚历山大·叶甫根尼·尼柯拉耶维奇令人恐惧。他从马路上走过，整个镇子，都感到了大地的颤抖。夏天窝在教堂背阴里躲阴凉，和冬天在门前晒太阳的狗，都悄悄躲到一边去。有人说，河水都会泛起浪花。

瓦西里从小被父亲的马靴和皮鞭吓怕了。他正朝面包上抹黄油，忙放下餐刀，从餐桌边站了起来。娜塔莉雅看到他的灯笼裤在抖。好像犯错误的是他。

“亚历格(亚历山大的小称)，请你不要这样跟孩子说话。她那么小，女孩儿呢。你会把她吓坏的。”伊里尼奇娜战战兢兢地哀求。她也惧怕丈夫。家里的人和镇上的人都惧怕他。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娜塔莉雅却并没有被吓住：“爸爸！我不许你用这种蔑视的口气说尤拉！他不是混账！”

“这个该死的小哥萨克，你让我用怎样的口吻说他？用尊称吗？我说‘敬爱的尤拉同志’吗？警告你！我会把他送进劳动营里去！你挑着扁担和水桶，去西伯利亚看他吧！”

“爸爸！尤拉没有犯罪！”

尤拉的爷爷老马克西姆，是沙皇忠诚的勇士。这些英勇而无畏的哥萨克，跨着高大的顿河马，手持能喷射出火光和铅弹的马枪，挥舞着锈了血渍的马刀，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了中亚的戈壁、绿洲和草原，反正马蹄能够到达的地方。把大俄罗斯的领土，从地球的西方，推进到了和中国接壤的东方。尤拉的爸爸阔别切夫，也是血性的哥萨克。他反对十月革命，被布尔什维克红军打败，越过了边境，逃往了中国。苏维埃集体化运动，河的东岸成立了查良瓦斯托克(俄语意为东方日出)集体农庄。老哥萨克马克西姆有沙皇奖赏的50俄亩(1俄亩合1.09公顷)土地，还有一群马。他们住在远离集体农庄群落的榆树丛林，那一栋孤独的木屋子里。

“他是哥萨克反动派，又拒绝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就是罪犯！”

“不，尤拉是喜欢自由，他只想做个自由的牧马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只想在草原上走来走去，放牧属于自己的马群；对着河水，拉巴扬琴。对啦，他是个哥萨克，哥萨克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宝贵呢！”

“自由！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土地上，这就是犯罪！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个小哥萨克狗崽子，也是！我要用枪把他押着，加入集体农庄！”

尤拉也是敌人！

“不！尤拉不是敌人！他绝不是！”

“娜希卡(娜塔莉雅的呢称)，我的宝贝女儿，你，是不是爱上他啦？”伊里尼

奇娜惊惶地问。

就在过去了的那个夏天，尤拉十年级毕业了。学校的校园一下子空荡了，有多少女生，心也空了。玛丽娅的眼睛，有好多天都红肿着。

“是的，妈妈。我是爱上他啦！艾古斯有多少姑娘在爱他，就连玛丽娅那个混血都爱他！”

“天哪，圣母玛利亚！”伊里尼奇娜悲叹。只是，当着丈夫的面，她不敢画十字。

“今天一整天，你们干了什么？你是不是跟他，不，他是不是把你？他把你怎么啦？快说！”

“是的，爸爸。今天一天，我很快乐。”娜塔莉雅自己都不知道，她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量和勇气。是爱情，一定是的。也只有爱情，能让少女勇敢和无畏！

“娜希卡，你才十三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伊里尼奇娜吃惊而悲哀。

“你？你！我是镇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我的女儿，竟然跟一个混账哥萨克！我要惩罚你！必须惩罚你！”

亚历山大怒视着娜塔莉雅。他的两只眼睛由蓝色变成了血红，扭身到屋门旁，从衣帽架上取下了马鞭来。瓦西里吓得逃进了自己的屋子。

“来吧，爸爸。你不管用多大的力气，我都接受。”娜塔莉雅勇敢地说。

后来，她每每回想起那天的情景，真有说不清的滋味——十三岁，正进入了反叛期吧。还有，就是爱情，那懵懂的爱情，真让人发疯呢！

“亚历格！你疯啦！她的身子，能经得起你的马鞭吗！”伊里尼奇娜终于鼓起勇气，挡在了前面，更惹得亚历山大发火。

“伊娜（伊里尼奇娜的小称）！你给我滚开，如果觉着外面冷，就到储物间里去待着！”

他凶猛地推开妻子，手攥着马鞭，绕过餐桌，冲上来。

“妈妈！你放开他，让他来吧。不过，爸爸，我告诉你，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跟谁发生什么，是我的权利。你是我的爸爸，是镇苏维埃主席，也没有权力干涉！任何人都没有！这你是知道的！”娜塔莉雅凛然地说。还迎着父亲，向前走了两步。

亚历山大站下了，也愣住了。这个领导者，多少年啦，都没有人敢跟他这样说过话。电灯泡就吊在他的头顶上，他的脸扭曲着，样子很难看。

“亚历山大·尼柯拉耶维奇同志，你听听吧，好好听听。咱们的女儿，也许说得对呢。”

“我还要说。爸爸，您是这个镇上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我，常被他们称作小公主。那我就是公主好啦。那么多的女孩子，都喜欢尤拉，就连玛丽娅，那个中国人的女儿，就因为跟尤拉好，就很骄傲，处处炫耀。我绝不能允许。尤拉是我的，

他只能是我的！”

“你是我的女儿，你就要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娜塔莉雅坚定地说，“不能有人，比我更优越！”

镇苏维埃主席的皮鞭，并没有落到女儿的身体上。他把凶狠的目光收了回去，把皮鞭扔到了墙角上，说：“继续吃饭吧。”

这个晚上，娜塔莉雅没有睡好。她先是回味着与尤拉的美妙，又为他担心：爸爸真会把他抓起来，送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去吗？在小镇上，爸爸权力至高无上，他抓人，就像从谁家里牵出一只羊。就在前个月，他带着奥西普去河东征粮，把集体农庄的主席，哈萨克老人努尔江抓了，还开了枪！

她当然还想到了玛丽娅。她要找机会，把今天她和尤拉发生的事儿，全告诉她！还要描述很多的细节，还要警告她：尤拉是我的，请她远远地离开！

娜塔莉雅又到河边，尤拉再没赶着马群来饮水。她过河，去东岸，老榆树丛中的那栋木屋前，太阳能够照到的地方，只有老哥萨克在唱歌。

“顿河静静地流淌，库班草原上，野花和姑娘的芬香……”

“他是个自由的牧马人。东面的塔尔巴哈台山，南面的巴尔喀什湖，广阔的东哈萨克戈壁和雪原，或是更远处，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有草原和马群的地方都属于他。”她这么宽慰自己。

新年2月15日，主进堂节的这天晚上，娜塔莉雅跟着妈妈伊里尼奇娜来到了“中国人别佳”家里。

有那么几天，娜塔莉雅发现伊里尼奇娜总是心神不定。她做晚餐，苏波汤里竟然忘了放苏波叶子；烤面包过了火儿，白面包圈烤成了黑面包干。

“妈妈，您有什么心事吧？照咱们家里的情况，您不该这样呀。”

在整个小镇，娜塔莉雅的家庭，最令人羡慕。大哥瓦连京，在列宁格勒卫戍部队里，才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是中校了；去年，姐姐连妮娅在阿拉木图大学毕业，留在了那座被誉为中亚最美丽的城市里工作了；下个月，当空气里能够嗅到春天气息的时候，小哥瓦西里就要去当兵，成为光荣的苏联军人了！

“再有三年，我也要上大学。大哥说，要我去列宁格勒，可是，我想去莫斯科。好吧，反正都一样。”

“你是说，咱们家还有你的爸爸。他只要拉下脸来，艾古斯河的水，都不敢出声儿。我应该为他，为这个家庭感到荣耀。”

这是爸爸说过的话，娜塔莉雅听到的原话是：在艾古斯，不要让我不高兴。否则，河里的水都不要想流淌了！

“是呀，妈妈。您应该很高兴才是。”

“可是，妈妈的心里，还是缺一个东西，就像心脏上有一个窟窿。”

“窟窿？心脏上？妈妈，您说得太恐怖啦！”

“真的！很大，无法弥补。”

“不，爸爸是无所不能的。您没有告诉他吗？”

“不不！娜希卡，你千万不要对他说，一点儿也不要对他提。”伊里尼奇娜变得惊慌。

“那您就说给我听吧。”

妈妈沉默着，做出这个决定，好像很难。

“主进堂节要到啦。”

“主进堂节？”

娜塔莉雅想起那天，丹妮娅提到的主领洗节的话来。主领洗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接受先知约翰洗礼的日子。

“这是圣母玛利亚，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带进圣堂，献给上帝的日子。是上帝与人相会的日子，是上帝的慈爱、仁爱普惠人世的日子。是圣母玛利亚，用她的母性之爱，敬奉上帝，温暖人世间的日子。”

伊里尼奇娜说到了感动处，声音哽咽，面颊抽搐，泪水汪在眼眶里。她的手战战兢兢地在胸前比画。爸爸不在，她就敢画十字了。

娜塔莉雅不解和愤怒：“妈妈！你竟然也相信反动的宗教！爸爸是布尔什维克呀，我是苏维埃少年先锋队队员！我警告你，你的心，被魔鬼缠住啦！”

爸爸那么强大，他身边竟藏着一个宗教分子！

娜塔莉雅真的激动，对妈妈，她不用“您”，而用“你”了！

“娜希卡，你不懂。你太小啦，什么都不懂。”

伊里尼奇娜能来参加这个宗教集会，是亏了丈夫到州里去开会了。尽管人们知道亚历山大·尼柯拉耶维奇不在镇上，但是没有人敢进教堂。苏维埃主席就是这个小镇的“主”，没有人敢公开违抗他，他的眼睛、耳朵，甚至呼吸，都无处不在，无所不在。

在“中国人别佳”商店北面，不到半俄里，镇中心十字路口，建于沙皇时代的东正教教堂，早在五六年前就关闭了。高高矗立在天空中的金属十字架，很冷清寂寞；圆形的铁皮屋顶，锈迹斑驳，布满了乌鸦粪和野鸽子屎。门上的铁锁早已生锈，砸开它的只有用榔头。牧师安德烈耶维奇的职责只是个看门人。

娜塔莉雅是可怜妈妈，禁不住她的眼泪和哀求。主要也是奔着玛丽娅来的。

摸黑走进商店旁的大门，穿过院子，屋里已经有了很多人。好像整个镇子，上了些年纪的俄罗斯男女都来了。有镇国有食品店的经理尼古拉·巴夫列夫和妻子卓娅；酒鬼、铁匠阿卡莫夫；还有小镇北面，国营牧场的挤奶员，面皮像牛奶一样白的柳波娃，甚至还看到了河东岸，集体农庄里的几个老人。娜塔莉雅想不通，他们是怎样上下那高高的陡崖，踩过冰封的艾古斯河面的。

竟然还有她的老师，来自莫斯科的漂亮女人安德烈耶芙娜！

这让娜塔莉雅真意外！

当年的牧师，如今的教堂看门人安德烈耶维奇正在讲经。

这么多的人，冒着危险聚会，屋角圣龛上，背负十字架受难的耶稣，一定很感慨，也很感动。

伊里尼奇娜进门，胸前画着十字轻声地说句：“愿上帝保佑你们。”算作向众人的招呼。

对于镇苏维埃主席妻子的出现，众多人感到意外，虔诚和庄重中透出些惊喜。丹妮娅挪动身体让出了一块地方。

安德烈耶维奇继续说着：“……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突然为他而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下降，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娜塔莉雅头一次接触宗教，她立在门口，没有特别异样的感觉。她看妈妈，脸上已经挂着泪，在电灯光下闪亮。

这一切，娜塔莉雅都不能理解。她穿过客厅，来到了对面的屋里。

同样大小的屋子，只有“中国人别佳”一个人，就显得空旷。

这个中国男人，正双手合十，跪在了屋角的地方，他的神情也同样的虔诚庄重。墙角处也有个类似圣龛的地方，三角状的木板上立着一个陶器的女性。不是圣母玛利亚，是个亚洲女人。

“别佳叔叔，这是中国的圣母玛利亚吗？”娜塔莉雅问。

“圣母玛利亚？她能救苦救难，能普度众生吗？这是观世音菩萨！”

他在苏联生活了三十多年，俄语很难听懂。颤舌音“P”，被他发成了“呕尔”，怪怪的。后来，在中国，她知道了，他的老家在山东，那里的人舌头硬。

一面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一面是中国的神。这个家庭真奇妙无比。

又想到自己的家。爸爸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而妈妈的心里却藏着上帝！

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儿呀？那年，娜塔莉雅十三岁，还没到能够弄明白世事的年龄，心里有太多的疑问。

娜塔莉雅后悔，真不该来玛丽娅家。玛丽娅告诉她，刚从河东岸回来，尤拉骑顿河马送她。那马背宽极了，简直胜过阿拉伯飞毯！

“尤拉？你真见到他啦？他回来啦！”这么重要的情况，娜塔莉雅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她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当然呀。他要去当兵呢。他说啦，一到部队就要给我写信，每天都写，写好多好多的信。”

但是那天他对自己却什么都没说。她只是被他压在身子下，压碎了，揉烂了，撕裂了。

炉火熊熊，火墙也烧得烫人，玛丽娅满面红光。很显然，这个晚上她正想找个人，好好诉说内心难以克制的喜悦。娜塔莉雅却把自己送了上来。

玛丽娅撩起了布拉吉，露出了白白的肚皮，说：“你看，看，看。”

娜塔莉雅看，不知道要看什么。更不知道肚皮有什么好看的。

玛丽娅说：“你没看到它有什么变化吗？”

娜塔莉雅看不出来。

“你摸摸呀。摸，摸。”

她抓过娜塔莉雅的手，按到了自己腹部。娜塔莉雅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拍拍。”

娜塔莉雅就拍。嘤嘤的，很结实，还感受到了鼓胀。

“你晚饭面包吃得太多，苏波汤也喝多啦。”

“它里面在动。”

“肠胃消化呢。”

玛丽娅咯咯地笑：“娜塔莎，娜塔莎，可爱的小姑娘，你才十三岁呀，当然不懂啦。”

“可是，你才十四岁。请不要用安德烈耶芙娜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

“这里面有孩子啦！”

“孩子？”娜塔莉雅吃惊，“你说，你的肚子里，有孩子啦？谁的孩子？你和谁怀上了孩子？快告诉我！”娜塔莉雅是个聪明的姑娘，她感觉到了什么，心突突地跳，那是嫉妒和恼怒。

玛丽娅骄傲，脸泛红光。她把布拉吉彻底撩起来，到了乳房的上边，嘴里哼着苏维埃少年先锋队队歌，双手拍着肚皮打节奏。那饱满、圆润起来的肚皮，像队鼓。两只乳房更像扣着的小寮。

娜塔莉雅也撩起了自己的布拉吉，她的腹部平展，没有一点隆起。她也学着玛丽娅那样拍，声音空洞。

娜塔莉雅的自尊和优越感受到了摧毁！她心里酸酸的，难受极了！

“你怀了孩子，尤拉，他知道了吗？”

“哈！他当然知道呀！他还趴在我的肚子上亲吻，亲了又亲。说，我的小哥萨克，快快出来吧！”

“安德柳莎（安德烈耶芙娜的爱称）老师呢？她也知道了吗？”

“这事儿，我能不告诉她吗？她说，玛莎，你可要小心些，不要让肚子里的孩子掉下来！你体育课，就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啦；值日呢，就擦擦课桌好啦。”

“那么，你的爸爸妈妈呢？”

“干吗要让他们知道。肚子是我的呀！”

玛丽娅的肚子里有孩子了！尤拉的孩子！